

清代蒙古游记选辑
三十四种
(上册)

毕奥南 整理

清代蒙古游记选辑

三十四种

(上册)

毕奥南 整理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

毕奥南，男，1956年生。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，师从贾敬颜教授学习北方民族史。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，任东北及北部边疆研究室主任、首席研究员。主要研究边疆历史、地理、民族，重点在北部蒙古地区，由古代及近现代。曾发表《天下、四海、中国、疆域、版图——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》、《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》、《元朝疆域格局概述》、《中俄关系与蒙古问题（1911—1924）》、《1920年代中国朝野对“蒙古问题”的反响》、《张家口至库伦交通之现代变迁考察》等论文二十余篇。

目 录

张鹏翮	奉使倭罗斯日记	一
钱良择	出塞纪略	三九
马思哈	塞北纪程	六九
殷化行	西征纪略	七九
宋大业	北征日记	九一
范昭達	从西纪略	一一九
龚之钥	后出塞录	一五一
方观承	从军杂记	一五五
余 霖	塞程别纪	一六七
高士奇	松亭行纪	一七九
高士奇	扈从东巡日录	二〇七
高士奇	塞北小钞	二五七
汪 灏	随銮纪恩	二七五

目 录

锡 珍	奉使喀尔喀纪程	三〇一
延 清	奉使车臣汗记程诗	三一—
文 祥	巴林纪程	四八五
麒 庆	奉使科尔沁行记	四九三
麒 庆	奉使鄂尔多斯行记	五〇三
博迪苏	朔漠纪程	五一三
李调元	出口程记	五五三
韦 坦	归化行程记	五七一
宜 珍	额鲁特行程日记	五七七
李 德	喀尔喀风土记	五九三
志 锐	廓轩竹枝词	五九七
佚 名	调查蒙古边务意见	六二五
佚 名	考察蒙古日记	六五一

张鹏翮 撰

奉使倭罗斯日记

解 题

张鹏翮（1649—1725），字运青，号宽宇，祖籍四川遂宁，湖广麻城人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中进士后开始步入仕途，历仕刑部主事、苏州知府、河东盐运使、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、江西总督、河道总督。雍正初拜武英殿大学士。

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中俄爆发雅克萨之战。为了缓和紧张局势，双方同意举行边界谈判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五月，清廷派出由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、都统佟国玮等人率领八百名骑兵护卫的使团，“出使异域”，与俄罗斯“议约定界”。康熙帝特简命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参加使团。当索额图、张鹏翮等路经喀尔喀部时，适逢蒙古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发生战事。为阻止准噶尔部进一步攻击，稳定内部，喀尔喀部声言已经得到清朝军队支援。准噶尔军队见清朝庞大使团，也不无猜疑。使团时刻面临被袭击的危险，一时人心惶惶。危急关头，张鹏翮主张遣使准噶尔部加以说明，避免了使团与准噶尔军队的正面冲突。同时因事件产生混乱局势，清廷撤回了使团。张鹏翮随使团八月二十日返回北京。

此次出使虽未达到目的，但作为亲历者，张鹏翮在其纪实性著作《奉使倭罗斯行程录》中，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出使过程。因亲临其地的实地考察，他对沿途景物、风土人情、名胜古迹、地理沿革等描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，并为后来的旅行者屡屡提及。

本辑录以《说铃》本为底本，参校了《艺海珠尘》本和《朔方备乘》节本。

倭罗斯僻在漠北，从古不通诸夏，负势险远，未即驯服，侵我境土。前遣师征讨，立即破灭，后蒙皇上宽宥，释还俘囚，天地深恩浹及异域，史册所载，自古罕闻。乃彼怙终不悛^①，复踞雅克萨。遣兵围困，彼势蹙请和。兹蒙睿算周^②详，特遣内大臣索额图等往议。继准宪^③臣马齐疏^④请兼差汉军汉人。大臣拟出兵部尚书^⑤张玉书、吏部侍郎张集等五员题请^⑥。上特命张鹏翮、陈世安前往。索额图等具使事机宜一疏，经议政王九卿议准、题奉俞允。往议大臣荷天语周密训诫，直斥其擅居我地之罪，陈义理以晓警之。俄罗斯之人始感我皇上覆育隆恩，倾心归化，悉遵往议大臣指示，定其边界，毁所修雅克萨诸城，并尽撤伊国久踞之人，而东北数千里从来之中国之地咸归版图。适符我皇上数年前豫料之神谋。且索伦、达古儿等国俱得安居。此皆我皇上睿算周详、威德远播之所致也。臣鹏翮恭承恩命，仰荷天威，谬以儒臣驰驱远域，往还百日，谨以道途所涉历，逐日札记，用以纪皇华盛事而圣朝控御边疆遣使行师之规画，亦于斯备见也。康熙二十七年^⑦三月初六日，蒙赐使臣鞍马、弓矢、缎币有差。

① “悛”，底本误为“俊”。

② “算周”二字，据《艺海珠尘》本（以下简称“艺本”）补。

③ “准宪”二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④ “疏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⑤ “尚书”二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⑥ 何秋焘《朔方备乘》本作“张鹏”，并有“给事中何金兰、御史王承祐四员题请”。

⑦ “往议大臣……康熙二十七年”一段文字据何秋焘《朔方备乘》卷四十二补。

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

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，陛辞。躬奉天语训诲，周详笃挚。其使事意指咸稟庙谟以从事云。复赐索额图等蟒服。

初二日，寅时启行。出德胜门，士气勃勃，军容甚盛。按期行二十里，抵清河。上遣皇长子赐茶，列坐饮毕，望阙谢恩，乃行。暴日炎烈，士马众多，道傍井水群饮立涸。百姓夹道往观，旌旆飞扬之下，见二汉臣慷慨就道，揽辔欣然，莫不诧以为奇。四十里过昌平州，铁骑腾蹕，尘土扑面，不暇辨十二陵矣。三十五里驻南口中。未刻，暴风，洒雨数点即止，暑气稍解。

初三日，早，度居庸关。山路崎岖，四十五里，出关入平地，名盆道，即永乐驻军处也。又二十五里，次榆林驿。环溪列营，水浊不可饮，忍渴至夕，遣人驰山下取清水烹茶。是日，兵部理事臣张鹏翮语兵科给事臣陈世安曰：“孤远微臣，受皇上特达之知，每惭不能报称万一，出使绝域，正当竭^①力致身以图不辱君命。荷蒙圣慈眷注，特降恩纶，此高天厚地之所以难酬欤。”世安^②每对鹏翮刻刻感念天恩，虽驰驱载涂，如神游北阙，竟忘其在风尘鞅掌中也。按《水经注》云：居庸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，故关名矣。更始遣使者入上谷，耿况迎之于居庸关，即此。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址，崇墉峻壁，非轻功可举。山岫层深，侧道褊狭，林障邃险，路才容轨。晓禽暮兽，哀鸣相和。羁宦游子，聆之者莫不伤思矣。明更加修葺，因山为城，环关六重，叠石绝巘，烟岚相罩，高与云齐。《淮南子》曰：天下有九塞，居庸其一。今榜曰“天下第一雄关”，信哉。中有弹琴峡，两山相叠，一洞对流，好事者饰以精舍，奉关圣君。丹岩壁立如玉笋，叠嶂若翠屏，又忽玲珑倚伏，莫不名状。俯瞰溪流涔涔，山光水月相掩映。杜子美诗“四更山吐月，残夜水明楼”，可移赠此景。《志》称水流石罅，声若调琴，犹未尽也。明永乐北征过此，顾谓侍臣曰“雪后看山，此景最佳，虽有善画者莫

① “当竭”二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② “欤”及“世安”，共三字，据艺本补。

能图其髣髴”，良然。《水经注》云：湿余水出居庸关，东历山南，迺军都关。《续汉书》曰：尚书卢植隐山谷，军都山也。其水南流出关，谓之下口。元太祖从北八儿计，兵由间道趋南口，即此。《帝京景物略》云：昌平州狄梁公祠有唐时断碑，其祠曰梁公为昌平令，有媼子死于虎，媼诉公为文檄神。翌日，虎伏阶下，公肆告于众，杀之。土人思公德为立祠。《明纪》李东阳诗云：“寄远束刍谁与致，冲寒瘦马不堪骑。心悬晋岭瞻云地，功在虞渊取日时。”马上诵之，一句一感叹，不忍终篇。

初四日，行二十里过怀来卫，石城完固。《志》称唐开元中张说始筑，今设一通判。三十里次土木堡。风猛沙扑，帐内热气蒸腾，无处可避。惟瞑目然坐而已。有顷，微雨，始凉。闻土人云，色狙蒙古驻营，山沟夜发大水，冲没殆尽。今我军误驻此地，得获平安，良由天眷，中朝使臣得以蒙休矣。按《明纪》，正统十四年，岁在己巳，也先陷大同，王振挟天子亲征，率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。未至大同，兵士已乏粮，僵尸满路。至大同，象纬示警，荧惑入南斗。会前军朱瑛等败绩，乃班师。八月十六日，驾至土木，也先四面追之。兵士争先奔走，相踏藉死。上乘马突围不得出，也先遂拥之北去。众欲害之，伯颜帖木儿呼也先为那颜，只欲留万世美名。大明天子万众死亡之中铍矢不沾，寸兵不染，吾知天意之有在也。且我等尝受其赐，九龙蟒衣犹在，安得害之。十七日北狩报至，京师大震。也先每载帝求索，众议南迁。于谦力持不可。九月朔，郕王即皇帝位，人心始定。越庚午八月十六日，英宗还，也先遣五百骑送归京。夫土木距京师二百里，明帝且蒙尘矣。我朝使臣持节远涉大漠以北，往来万里，按辔徐行，仰见至尊天威遐畅，功治兼隆，穷荒绝域万古所不及致者，罔不服从。《经》曰：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，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。此之谓也。

初五日，行四十里，过保安城。城设参将一员。又四十里，过鸡鸣驿，次上花园。鸡鸣驿石城完整，浑河绕其前，背拥鸡鸣山。

峰峦耸峻，绀宇凌霄。蜿蜒十余里，陵阜妍秀，杨柳依依。《地志》名曰上花园，为辽萧后种花处。河中石柱林立，相传鲁班作桥于此，期以鸡未鸣而成。其姊修静此山，勿使弟劳，预为鸡鸣，遂辍丁。昔金幼孜问^①此说，以无可考据，疑之。不知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。《三齐略记》曰：始皇于海中作石桥，海神为之竖柱。始皇求与相见，神曰：“我形丑，莫图我形，当与帝相见。”乃入海，四十里，见海口口人潜以脚画其状，神怒曰：“帝负约，速去。”始皇口口还，前脚犹立，后脚随崩，仅得登岸。此似鲁班口桥之说也。按《北征录》：鸡鸣山起于唐太宗征高丽至此，登山鸡鸣，由是得名。《元史》：脱脱扈从上都，还至鸡鸣山之浑河，顺帝将畋于保安州，马蹶，脱脱谏曰：“古帝王端居九重之上，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。至于飞鹰走狗，非其事也。”帝纳其言。后北还，其山忽崩，有声如雷。

初六日，早发上花园。大风，沙土迷日，带脸罩行。山路陡绝，下临河水。金幼孜所谓车行马骤毛发栗^②然者也。出此二十里，地渐平。又二十里，过宣府。石城坚高，规模宏敞，夙称塞上重镇，今设总兵一员、口北道一员。午，风息。十里，驻柳河川。《传》称常开平进军止此。土人犹能道其事。惜无片碣可考，按《广輿记》：宣府，《禹贡》冀州之域，《天文》尾箕^③分野。战国属燕，秦汉属上谷郡。唐曰武州、曰毅州；辽曰德州；金曰宣化；元曰宣德。明曰万全都司，领宣府等卫。宣府之东北，本上谷地，元初置开平府，寻号上都。岁一驻^④蹕。明初改开平卫，置八驿，东接大宁，西接独石。永乐三犁北庭，皆自开平、兴和出入。宣德中，兴和废，移卫于独石。土木之变，独石八城皆破，旋即收复。去京师四百二十

① “问”，疑“闻”之讹。

② “发栗”二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③ “箕”字，底本无，据文意增。

④ “驻”字，底本作“姓”，据艺本改。

里，实肩背重地。自宣镇西阳和堡起，至大同丫^①角山，六百四十余里，古云中地也。由此百余里抵延绥镇。又一千一百里至宁夏，为古朔方郡。迤西至固原、甘肃二镇，即汉河西四郡地。自宣府迤东至辽镇一千余里，即秦辽东、辽西二郡地，皆号沿边扼要，历代防守，糜费金钱而人法不能兼善。我朝威治广被，如天之无不覆，如地之无不载，如日月之无不照临，凡大荒绝域、戴发含齿之伦，莫不来享、来王^②。幅员之广，亘古未有。九寨悉属内地，班固云^③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数世无犬吠之惊，黎庶无干^④戈之役”，何幸于今日遭之矣。

初七日，早凉。行平地四十二里，过下堡城，永乐所筑也。又八里出张家口，两山对峙，石壁峭峭如削^⑤，中设一关，环山为城。昔永乐尝指此叹曰：“如此险^⑥，人马安能渡。”富哉言乎。涧水由塞外入口^⑦，清澈^⑧见底，深不逾尺，名曰定边河。旁有一峰耸立，碑^⑨曰姑石儿。路下有清泉，甘冽可以煮茗。过此五里，夹涧下营。是日出关，日霁风恬，军行踊跃。日夕，公议处分戍兵小厮四儿，及谕将士，与蒙古易市牛羊须齐值，不许增益异同，以累穷卒。塞内驻营处，麦陇^⑩青葱。次早撤营，按旗鱼贯而行，无纤毫践踏，可谓师出以律矣。晚凉，衣皮套。按《汉书》：扼西北地，上郡长城，秦昭王筑之。代兼阴山高关长城，赵武灵王筑之。造阳襄平长城，燕筑之。其后始皇灭六国，北击匈奴，悉收河南地，使蒙恬将

① “丫”，底本作“了”，据艺本改。

② “王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③ “固云”二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④ “干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⑤ “削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⑥ “险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⑦ “入口”二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⑧ “澈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⑨ “立”及“碑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⑩ “陇”字，据艺本补。

数十万众筑长城，起临洮，至辽东，万余里。师古注曰：造阳在上谷界。今张家口一带是也。汉竟宁元年，郎中侯应□□帝曰：“夷狄之情，困则卑顺，强则矫逆，天性然也。起塞以来百有余年，非皆以土垣也，或因从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，稍稍平之，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，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，欲以一切省徭戍。十年之外，百岁之内，卒有他变，障塞破坏，亭□绝灭，当更发屯缮治，累世之功不可卒复。如罢戍卒省候望，单于自以保塞守御，必深德汉，请求无已，小失其意则不可测，开彝狄之隙，亏中国之固，非所以永持至安、威制百蛮之长策也。”对奏，天子诏可。建平五年，黄门郎杨雄上书谏哀帝曰：“臣闻六经之治，贵于未乱。兵家之胜，贵于未战。二者皆微，然而大事之本，不可不察也。外国天性忿鸷，形容魁健，负力怙气，难化以善，易肆以恶。其强难屈，其和难得。故未服之时，劳师远攻，倾国殫货，伏尸流血，破坚拔敌，如彼之难也。既服之后，慰荐抚循，交接赂遗，威仪俯仰，如此之备也。大明者视于无形，聪者听于无声。诚先于未然，即蒙恬、樊哙不复施，棘门细柳不复备，马邑之策安所设，卫、霍之功何所用，五将之威安所震。不然，一有隙之后，虽智者劳心于内，辨者毂击于外，总不若未然之时也。”书奏，天子寤焉。赐雄帛五十匹、黄金十斤。

初八日，早，气肃如深秋。袭外套。由山峡中行二十里，有土屋，托罗庙，古槐一株。又三十里，次察汗托诺亥大坝，犹华言白头岭也。平阜四周带土多草，涧溪数处而有泉者三，惜少薪耳。军士知者先载薪以往，否则采枯蒿佐以干马矢，仅足供爨。若后至则无矣。山河一道，即达口之定边河也。有蒙古沿岸穹庐以居。此中有皇庄与旗庄，同蒙古杂处。自此皆向西行。

初九日，上崇山。石路崎岖，约三里入平阜。四十七里，次博尔哈斯泰，犹华言柳条沟也。有小河北流绕山下，蒙古依水草聚处，牛羊成群。此河曲折绕营，清甘足饮，名之曰清河。道上见蒙古五六家，穹庐而居。其庐上穿一孔，中安一灶，以粪饼置庐上，臭不可闻。衣敝布衣，男女同处，较中国之贫民更苦。申刻，上遣侍

卫喇齐赐使臣及将士牛羊。望阙谢恩。天油然作云，帐外挑渠以备。夜果小雨。皇恩真同雨露，令人起舞。

初十日，小雨。行六十里，次哈喇郎，有水草。甫扎营，雨止，夜陨霜。

十一日，行平地。八十里（中国有百十里）次佐汉郭儿。有水西南流，济军士汲，取字曰清溪。两阜青草可以牧马。未至此四十里，有小涧清流，暂憩其处。观从者拾马粪处，囊载之，俱往以供爨。嘻，异矣。初见道傍石碾遗迹，忆古时此地必然可耕。至晚，扎营。见山地新垦，未见所艺何谷。再睹榆树一株，大可合抱。午未时颇热，河水和炒面饮及半，停盏视之，见有小黑虫如菜子大者无数，游泳于其中。而众人已饮毕矣。尝闻误饮水蛭，雄黄可以解之。然众竟无恙，亦不须服雄黄。意者天怜其苦而水族不能灾欤。

十二日，行平道八十里（抵中国之百有十里），次他喇布纳，浊水绕流卤地，草稀。未至此四十里，有小涧清泉，望见喇麻^①寺一所。将至营门，古堆上有二石柱，镌蒙古朱字，或云界石也。

十三日，行五十里入山，次呼卢苏泰，犹华言苇子沟也。山形环秀，清水绕流。平章审视，云是吉地。鹏翔、世安登山，四望空阔，只见军士牧马山阿，或坐或伏，窝南白翎迎风飞舞，因诵《北征录》曰：“倦时少睡，半晌即起，四面观望，以畅悦胸次。”此出塞至言也。既而论经济、衡人品如雪亮，亦快事也。因字此水曰快河。是日相传为关夫子赴会之期，必雨。及夕果应。关夫子之神灵及外国如响矣。夜，凡四起，窥守更人役俱睡熟，遣人唤醒。因悟天下事，凡寄耳目于人者，类如此矣。

十四日，辰刻雨止，启行。五十里次阿把和，三军侧两山下，中有水一道南流，半浊。饮马山阿。未刻，甫下帐，雷雨夹雹，一食顷止。

十五日，大雾。行五十里，过三小溪，入山沟。石峰耸峻，涧

^① “喇麻”，即“喇嘛”，下同。

水绕流，桦木敷荣于山阿，喜鹊翔集于条枝。俄而双雁嘹唳，若告我以塞外奇观也。红花盈畴，远望如锦茵，近视之，一茎四朵，形若萝卜花而十二瓣。其山出稚乌、雏乌。按《尔雅》：纯黑反哺，谓之慈乌；小而腹下白，不反哺者，谓之稚乌；纯黑而姣好，嘴若丹砂，曰雏乌。又二十里，次叶不孙郭儿。地稍平衍，清水北流。土人云，心肺二山相连，有九十九泉池。按史，元太宗尝避暑于此。其泉发源^①官山，流为黑河。再见榆树一株如盖。累石竖旗，云是蒙古祖冢。遍野有花，如牛赖子，丛生并开，蕊红而花白，微香，根臭，名曰小人草。是日采薪为爨。

十六日，行十里许，有土城，周环可十里，名巴尔苏泰，未知筑自何时。傍有万山峻岭，俯瞰城下。当年亦不可守。策马往视其中，惟见断垒荒草而已。二十里逾峻岭入深谷，草木丛生，羊肠一道，兵家所慎。今赖至尊威福，蒙古臣服，统入八旗，如行内地矣。五十里出山入平地，过清水河，驻昌河儿托诺。甫下帐，微雨后颇热，衣单袍，齐集会议。汉军照旗分附入八旗下营，整齐严肃，以示威远人。是日，溪边始见小鱼如指，游泳藻间。蒙古帐外有场圃，稚子以木臼舂^②炒糜子，取山木为薪。

十七日，行四十里，有废土城，周围可五里，侧有浮屠七级，高二十丈，莲花为台，砌人物斗拱，较中国天宁寺塔更巍然。篆书万卷华严经塔。十级而上，可以登顶。嵌金世宗时阅经人姓氏，俱汉字。平章登二层，取喇嘛经二叶，横书蒙古字，无有识者，仍返原处。土塔寸许者数枚，剖视之，或麦或糜，云是念佛所积供。入塔内数武，有井甘冽，设小帐憩其处。蒙古土屋相望，一睽目黑汉献清茶、炒糜米。其茶乃中国黑^③茶所煮，并无奶酥，暴日中亦堪入口。嘉其壶浆之诚，犒以羊肉、火腿、干鱼、十香菜，共一盘。

① “源”，底本作“原”，据艺本改。

② “舂”，据文意疑为“舂”之讹。

③ “黑”，底本作“烹”，据艺本改。

黑汉跪伏帐外顿首，并不审味，撮而食之。因告以鱼刺难咽，彼不解汉语，乃以箸拨鱼其傍。彼食肉讫，亦顿首而退。此二日所见蒙古皆有土屋，能耕种燕麦糜子。时方五月中，麦仅二寸，其土饶可知矣。又二十里，次甘察莫都。夹水列帐，部伍整齐，牧马平地。蒙古二百人防圈外。

十八日，行十五里，次归化城。此蒙古语库库河屯也。城周围可二里，惟仓库及付都统署瓦屋，余寥寥土屋数间而已。城南有关夫子庙，留《帝志》二册，欲使远人知忠义也。住持汉僧关暹，有蒙古妻室，其弟子二人亦然。妇人辮发为两缕，双垂而以帛束其末。帽靴与男子同。城南负郭有黑河，青冢古迹远望如山。策马往观，高二十丈，阔数十亩，顶有土屋一间，四壁累砌，藏以瓦瓮。此喇麻所为也。下有古柳一株眠地中，空如船而枝干上伸，苍茂如虬，巢有乌鸦，较中国却大而声哑，物之不齐如此，而况于人乎。冢前有石虎双列，白石狮子仅存其一，光莹精工，必中国所制以赐明妃者也。绿琉璃瓦砾狼藉，似享殿遗址，惜无片偈可考。石磴有蒙古字，侍郎温他往译，云是喇麻所作，非古也。未刻，小雨。理藩院所带向导至此，咸推不知前途路径，因访得喀尔喀贸易人二名为向导。索大臣、佟国舅甚喜，各解衣衣之。因忆成宗有言曰：“用兵之道，贵在先知。古之贤将所以动而胜人者，先知敌之情也。今兴师远出而未悉贼情，可乎？”诚哉是言也。是日，给糜米为两月行粮。

十九日，入城，观甸城记碑，其文曰：

丰之为郡，其来尚矣。地名九原，云、朔三辅，控御方面之剧。金源世勋戚里，置天德军节度使镇守焉。风俗惟淳，民初尚朴。厥土惟瘠鹵，厥田惟下中。原高且平，垦耕牧养，军民相参居止。郡南负郭，黑河青冢，古迹仍存。郡北一所，有围绕之山，名曰祁连，中有捷径、故道。甸城山谷，比之银瓮迢遥，渔阳险阻，近争一倍，抵天平，七十余里。历经沿革，山水之涨，阻妨车两经行，寒暑递

迁，人无举覆。粤有本州监郡杰烈奉议知州郭承务、同知哈喇不花、承务判官伦忠勇等，典牧是州，未及数月，讲究兴除利病，遂云：“方今政务宣阗之外，供需漠北以军旅粮储为重计，奈何以浮石硲确，有妨给饷之正路耶？又况岁值凶歉，辄欲修理，其可得乎？”遂有此议。申明大同总府及宪司，计稟河东维岳与闻省台。既从其便，行会之间，伏遇镇过^①德宁天山分司宣慰使马马，正奉谕宣应同知撤德弥实、奉训宣慰副使系朝清，继踵驰驿，路由是谷，亦既见止，允协前论，就谕相邻社分命东甸城矣。由李家户三村等鳩集丁役蜂聚平治，经之营之，不日而就，以致险隘之地，遂成平坦之途。奔驿驾车，引重致远，过者无不忻怿。复值暴雨冲流，窒碍行路，累蒙使州下令永蠲本社三村杂派，明谕家至户晓，常切用力，不至将来废弛前功。又于三岔山路深重狭隘之处，设置巡兵警铺一所，盗贼畏伏，商旅通行，路不拾遗，民无病涉。王德成等既闻其命，焉敢不遵。尝闻悦以使民，民忘其苦。噫！守土之官，忧民之忧、乐民之乐者，几何人哉？封部之间有廉君五袴之歌，虑其日月弥远而得闻而弗彰，而失其传，乡人西三州官医前提领郭瑀泊、张原、杨礼并本社王德成、何通甫、李天佑、王通甫等，恳请作文纪之，以刻其石，愚辞不□已，故摭其实而记之。

延祐七年，岁次庚申十一月日，建裕斋后人李文焕撰书、刘仲义刊、奉议大夫丰州知州监诸军奥鲁、劝农事张铸立石。

索大臣问延祐系何代，鹏翮答云：“延祐为元仁宗年号，史称仁宗孝慈恭俭，通达儒术，为元盛德守文之主。”

^① “过”，疑“遏”之讹。